

抗日戰爭時期 海軍布雷游擊作戰之研究 —以長江中游為例

著者／郭添漢

中正理工學院76年班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6年班
現為國防大學海軍指參學院上校教官

壹、前言

眾所周知，海軍的作戰主要依靠艦艇，然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失去艦艇的我國海軍卻創造了世界海軍戰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戰法—布雷游擊作戰，並取得了輝煌的戰績。抗日戰爭之前，我國海軍的實力本來就與日本海軍差距懸殊。抗日戰爭開始以後，經過長江以及沿海各地的一系列戰鬥，我國海軍艦艇喪失殆盡。然而，我國海軍沒有放棄戰鬥，他們編成布雷游擊隊，繼續用水雷打擊日寇。¹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由於我海軍因戰略指導及戰術作為的成功，而阻絕了日軍作戰的企圖，遲滯了日軍的攻勢行動，使其海、陸方面無法相互配合攻略，而陷入長期苦戰，既達消耗、疲困敵戰力之目的，又收動搖、瓦解敵戰鬥意志之效果，更將日軍速戰速決之氣焰澈底熄滅。²我國海軍對侵華日軍的作戰堪稱英勇悲壯，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正足以彰顯「忠義」軍風與錨鏈精神。

貳、我海軍戰略指導

整體上說，我國海軍在抗日戰爭時期先後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抗日戰爭爆發到國民政府撤離南京，這一時期海軍是以整個艦隊的實力為代價，進行對敵阻塞戰，保衛封鎖線，以防禦江陰為中心；第二階段是從南京失守到武漢淪陷，這一時期，海軍主要任務是集中兵力於長江中游，構築一道新的防線，運用水雷，阻塞港道，發揮要塞戰為目標；第三階段是從武漢失守以後，此時海軍主要戰略則以布雷游擊作戰，分段封鎖長江，藉以加強川江防務，進行長江布雷作戰。³在這三個階段的作戰中，我國海軍根據時局的要求和作戰態勢，採取了阻塞戰、要塞戰和布雷游擊作戰三種不同的戰術，都獲得了一定的戰果。

經過江陰阻擊戰及武漢會戰，因日軍已控制長江水運之能力，日軍以為利用長江航運，進可以圖沿江西進，窺伺我荊州，退因為運輸便利，接濟無虞缺乏，亦可圖固守一隅，坐待戰

機，均可維持其大軍立於不敗之地。⁴我國海軍為擊破日軍的企圖，以遮斷敵東西向水運交通之目的，編組敵後布雷游擊隊，決定在長江展開敵後布雷游擊作戰，切斷日軍侵華戰爭的後勤補給線，予以敵物資損害及精神威脅造成極大之痛苦，以利抗日戰爭之遂行。

參、海軍布雷游擊隊編成與製雷

海軍布雷作戰，隨抗日戰爭爆發即行展開，在抗日戰爭初期（江陰戰役之前）雖有海軍布雷隊之編制，但當時布雷作戰僅是一種防禦性質的作為，直到抗日戰爭進入第二階段之後，始漸漸成為海軍在抗日戰爭中成長的一股新生力量；由防禦性質改變攻擊性質，化被動轉為主動。⁵以下就我國海軍布雷游擊隊之編成與製雷工作進展概述如後：

一、布雷游擊隊編成

1939年11月5日，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中，委員長 蔣公指示：「避實擊虛，乘間蹈隙，向敵後方挺進，運用革命戰術」，轉守為攻，爭取主動之具體作為。這一時期，抗日戰爭已轉入另一個階段。在戰略上先採取「北守南攻」，迫使敵人必得被動的溯長江溪上逐步進攻，使我得以空間換取時間。⁶然後採取敵後游擊作戰，以彌補我裝備上的劣勢，拘束敵人，使敵陷入泥淖中。最後集中優勢的兵力實施反攻，以不斷的打擊，積小勝為大勝的消耗敵戰力，取得最後勝利。⁷

海軍總司令部遵奉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委

員長 蔣公之指示：「乘間蹈隙，突擊江岸，打擊敵人。」⁸策劃實施布雷游擊作戰，將長江上至監利（湖北），下至江陰（江蘇），劃分成三個布雷游擊區，協同第三戰區游擊隊，鑽隙突入長江沿岸，實施水上布雷。⁹1940年1月初起，我國海軍成立「長江中游布雷游擊總隊」（後於1941年10月改全銜為海軍第二布雷總隊，設總隊部，7個大隊，14個中隊，7個移動電臺），以劉德浦上校為總隊長，下設5個中隊，11個分隊，移動無線電臺5（1940年9月再增設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六中隊，及第十二、第十三兩分隊），詳如附件1。同年4月布雷游擊區更延伸至江陰，同時劃鄂城至九江為第二布雷游擊區，監利至黃陵磯為第三布雷游擊區，以擴大作戰效果。¹⁰

二、製雷工作概況

抗日戰爭期間，我國海軍之作戰任務定為遲滯、阻礙日軍之進攻，因為經數次阻塞自沉任務之後，使原本已經脆弱的兵力，更是大受損傷。在武漢會戰之後，海軍將僅存小型之內河艦艇調至內陸，此後海軍作戰主要任務，改為在川、江水域之間布雷，以反制、消耗日本海軍艦艇。為因應作戰需求，於1939年6月奉令改「新艦製造室」為「水雷製造所」，專門製造水雷。¹¹當時，根據作戰的需要，水雷製造所不斷搬遷，從原先上海市各廟宇先後遷移到無錫、武昌、長沙、岳陽、常德，最後在辰溪（現為辰谿）落穩腳跟。抗日戰爭期間海軍所製造之水雷，分為視發水雷、觸發水雷及漂雷

表1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總隊所屬各部隊戰鬥序列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備 考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總隊部		上校	總隊長	劉德浦	總隊部設於江西上饒
第一中隊		少校	隊長	楊希顏	
第二中隊		少校	隊長	顏智	
第三中隊		少校	隊長	鄭震謙	
第四中隊		少校	隊長	陳挺剛	
第五中隊		少校	隊長	林遵	
第六中隊		少校	隊長	李申榮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一分隊		少校	隊長	楊希顏（兼）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二分隊		上尉	隊長	陳炳焜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三分隊		少校	隊長	顏智（兼）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四分隊		上尉	隊長	鄭天杰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五分隊		少校	隊長	鄭震謙（兼）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六分隊		上尉	隊長	黃廷樞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七分隊		少校	隊長	陳挺剛（兼）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八分隊		上尉	隊長	沈德鏞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九分隊		少校	隊長	林遵（兼）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十分隊		上尉	隊長	張鴻模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十一分隊		上尉	隊長	林賡堯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十二分隊		少校	隊長	李申榮（兼）	
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十三分隊		上尉	隊長	吳徵樞	
附記	第一分隊至第十分隊歸第一、二、三、四、五中隊長指揮，地十一分隊歸總隊部直接管轄，第十二、十三分隊歸第六中隊長指揮。				

資料來源：趙梅卿，〈長江中游海軍布雷游擊戰紀〉，《海軍學術月刊》，第21卷第7期，1987年7月，頁111。

三種，分述如下：¹²

（一）視發水雷

又稱之固定水雷，簡稱為定雷，係將雷身置於水下佈成固定陣地，候敵艦進入有效火力範圍內，即發電轟炸，威力強大，且命中率亦高，但缺點是必須配置監視哨發電攻擊，且要守軍絕對掩護，不然即失去作用。¹³在抗日戰爭中海軍自製的視發水雷計有海甲、海乙、海丙、海丁、海戊、海己、海辛、及兩百磅、一百五十磅等九種水雷。

（二）觸發水雷

係置於水下一定深度，將雷身半浮水中，以適合艦艇之深度為準，雷之下端繫有雷墜，俾保持雷身一定之姿勢，可密集或疏散配置，使敵艦一進入我警戒線之內，處處都有碰觸爆發之虞，即使敵從事掃雷工作，亦需費時多日，為防禦戰中最適用之水雷。¹⁴在抗日戰爭中海軍自製的觸發水雷計有海甲、海乙（如圖1）、海丙等三種水雷。

（三）漂雷

體積較小，重量較輕，能隨波漂流，且不易偵察，與固定水雷配合使用，攻守兼施成效益著。¹⁵但除影響日

軍艦艇活動外，亦影響我軍艦艇於江河上之運動，較不易掃除。在抗日戰爭中海軍自製的觸發水雷計有海庚、及一百磅、五十磅（如圖2）等三種水雷。

肆、布雷游擊作戰經過概述

日本於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日軍運用海軍第3艦隊艦艇30餘艘，企圖配合陸軍迅速攻佔上海、南京，然後溯長江西進，奪取我國華中戰略要域。我國

自知本身海軍戰力無法與日軍對抗，採取守勢防禦，封鎖長江阻止日軍西進。¹⁶初期先以第2艦隊集中於長江沿岸，協同陸、空軍封鎖長江各要口，掃蕩進入長江的日軍艦隊，並在下游咽喉地段緊急沉船200餘艘阻塞（軍艦軍43艘，餘為徵用商船），¹⁷依託江陰要塞，布設水雷，阻止日軍溯江進入華中地區。¹⁸

但是不久後，長江下游的阻塞工事，即因日軍的海、空軍輪番攻擊下被突破，我國海軍艦艇也遭受極大的損失，幾乎傷亡殆盡，整個長江下游封鎖線於1937年底被迫撤出。後來改在長江下游的馬當、九江、田家鎮等地區，運用水雷、岸砲建立水面封鎖，進行保衛武漢作戰。¹⁹雖然先後布設水雷5,000餘枚，並在沿岸裝設艦砲32門，仍然無法阻止日軍攻勢，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陪都重慶的威脅日益增加。²⁰

1940年1月下旬，各布雷游擊隊依令進入任務區，在友軍的配合支援下，白天化裝潛入江邊偵察，晚上雇請民工運送水雷到江邊實施布雷。1月20日，海軍布雷游擊隊發現日軍艦艇在貴池一帶江面活動頻繁，於當晚在貴池兩河口布下漂雷15具，一艘日軍汽艇觸雷沉沒，艇上10多名日軍溺斃，多人受傷。次日，又有一艘日軍運輸艦在貴池、大通間觸雷沉沒（如圖3）。至2月初，僅10幾天的時間就先後有日海軍運輸艦、汽艇、運輸船在長江中游相繼觸雷沉沒。²¹日軍倍感焦慮難安，據其海軍艦隊報道部部長，於當年2月3日，在南京發表談話

稱：「長江掃雷工作效果有限，中國海軍布雷游擊隊，時在黑夜秘密布雷，當此情況下，長江開放後，水上安全，日本海軍不能負責。」²²

日軍作戰的失利，增加了我國海軍布雷游擊隊官兵的信心和勇氣。2月18日夜，海軍布雷游擊隊官兵冒著大雪，頂著刺骨的寒風，在湖口江段迅速布下漂雷77具（如圖4）。第二天一早，一艘滿載日本兵的運輸船觸雷沉沒，



圖1：我國海軍自製的「海乙」式300磅觸發水雷
資料來源：〈<http://www.review33.com/chat/index.php?topic=20120528151846&item=&page=56>〉，檢索日期：2014/1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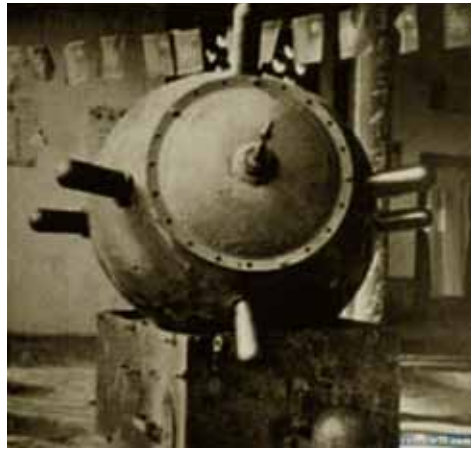


圖2：我國海軍自製的50磅水雷
資料來源：〈<http://www.review33.com/chat/index.php?topic=20120528151846&item=&page=56>〉，檢索日期：2014/11/26。

當即炸死日軍140餘人，傷40餘人。日軍一艘汽艇前往救援時，又觸雷被炸沉沒，死亡30餘人。²³

日軍於第一次攻打長沙失利後，籌集了大量前方急需的物資，由大型運輸船「鳳陽丸」號運往武漢（如圖5）。船長山田龜二身經百戰，駕船去過世界各地。出發前有人提醒他，在長江上一定要對中國的水雷多加小心。但山田根本沒有放在心上。1940年3月上旬，「鳳陽丸」號大搖大擺地開進了長江，順利地通過了下游。到了南京，有人再次告訴他中國海軍的布雷游擊隊非常活躍，但不可一世的山田龜二還是沒有把布雷游擊隊放在眼裏。3月19日，「鳳陽丸」號逆江上行，躲過了一個又一個漂浮在水面的水雷。正當前方一片開闊，山田龜二鬆了一口氣時，「轟」的一聲巨響，隱藏在水下的定雷爆炸了，跟著船上的彈藥也炸了起來，很快「鳳陽丸」號就在爆炸聲中沉沒，這位不可一世的船長也隨船葬身江底。²⁴

對於我國海軍的布雷游擊戰，日軍感到十分苦惱與無奈，也想了许多種辦法，但效果都不理想。直到5月22日，日本海軍長江艦隊司令部不得已下發布了四項規定：一、禁止（在長江）集結航行；二、凡行駛蕪湖以上商船須由兵艦護航；三、艦輪不得夜間行駛蕪湖九江間；四、凡艦輪行駛蕪湖上游時須加速駛過，違者苛以重罰。²⁵

雖然日軍已經非常的小心，也採取了各種防護措施，但是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艦船因觸雷

沉沒，損失慘重（如圖6）。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吉川來中國採訪時，專門寫文章警告日本海軍一定要重視防範中國水雷的襲擊。日本《讀賣新聞社》的著名隨軍記者若月就是在乘艦採訪中，被水雷炸沉隨艦死亡的。在打撈其遺物時，日軍發現了一本以《長江作戰日記》為題的手冊中，上面都是描寫我國海軍布雷隊神出鬼沒、布雷游擊作戰防不勝防、長江上的水雷是如何可怕的敘述。

日軍對我國布雷游擊隊恨之入骨，於是加緊對布雷游擊區的掃蕩，同時張貼告示：「對提供中國海軍布雷游擊隊行蹤的人給予重獎，發現1名布雷兵賞大洋500塊，發現1名布雷軍官賞大洋1000塊。」1940年6月，布雷游擊隊諜報組偵察員陳木生潛入湖口敵佔領區偵察敵情時，由於漢奸出賣被日本海軍捕獲，日軍對陳木生用盡了一切最殘酷的刑罰，但陳木生堅強不屈。日軍竟殘忍地用鋸將他活活鋸死，並將屍體拋棄江中，我軍事委員會，特核准陳員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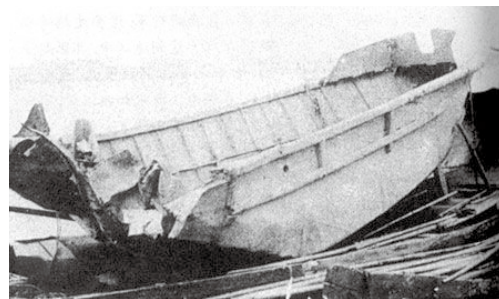


圖3：日軍艦艇因觸雷沉沒
任保軍，〈抗日海戰：幾乎擊沉日寇侵華旗艦“出雲”號〉，《新華網》，2009年9月2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21/content_10078072.htm〉，檢索日期：2014/11/26。

祀忠烈祠，並將事蹟宣付表揚，藉慰忠魂。²⁶日軍的殘忍，激起了我國海軍布雷游擊隊官兵的極大憤慨，他們的鬥志越來越高昂，作戰越來越勇敢。

9月，日軍發動第二次湘北（長沙）會戰，沿江運輸頻繁，我國海軍布雷游擊隊協同友軍守衛長沙，並在湘江及洞庭湖水道實施布雷封鎖，加緊了敵後布雷游擊作戰。²⁷9月28日晚，我國海軍兩個布雷大隊在行動時被日軍發現，布雷游擊隊官兵冒險突破日軍火力封鎖線到達江邊，發現事先準備用於布雷的小船都已



圖4：海軍布雷隊登艇出發
任保軍，〈抗日海戰：幾乎擊沉日寇侵華旗艦“出雲”號〉，《新華網》，2009年9月2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21/content_10078072.htm〉，檢索日期：2014/11/26。



圖5：江南造船廠建造之「鳳陽丸」之姊妹號「洛陽丸」試航中《中國軍艦博物館》，〈<http://60.250.180.26/ss/6521-1.html>〉，檢索日期：2014/11/26。

無影無蹤。大隊長林遵帶領官兵跳下江去，泅水推雷入江布放，天亮前完成了布雷任務。但當他們泅到北岸時，發現已被日軍佔領，而南岸的日軍也源源不斷向江邊湧來，我國海軍布雷游擊隊36名官兵被圍在江邊，之後被沖散，潛伏在蘆葦叢中。²⁸日軍派出汽艇在江中搜索，用機槍向蘆葦深處掃射。林遵、程德侃等12名官兵在江邊潛伏5天後逃回部隊，其他24名官兵下落不明。

海軍布雷游擊隊的情況引起了先總統蔣公的高度重視，他特別給海軍總司令部及各戰區司令長官發了手諭：「以我軍採取游擊布雷截斷敵人水上交通，消耗敵人力量，較任何武器均有過之而無不及。」飭各戰區指揮長轉飭（陸軍）部隊，對於布雷游擊隊官兵要特別保護。²⁹之後，海軍又從陸軍抽調了一批素質較高的士兵，經過短期培訓後，補充到海軍布雷游擊隊中。

伍、海軍布雷游擊作戰之貢獻

布雷游擊隊使用的水雷主要是漂雷，布雷的過程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過程。中國海軍往往將布雷中隊分成若干個布雷小組，每組三五人。他們先從後方領取水雷，用人力攜帶或小車隱蔽推運等手段，將水雷運送至長江邊，然後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方放下水去。運送一枚水雷往往需要幾天，甚至十幾天的時間才能到達江邊。這期間，他們要經過敵佔領區，晝伏夜行，忍受飢餓，還要與遭遇到的敵人作戰。

雖然有的遭敵人俘獲，慘遭殺害，有的與敵人戰鬥壯烈犧牲，但他們無所畏懼，一直將布雷行動堅持到抗戰結束。³⁰

自1940年1月起致抗日戰爭結束，我海軍布雷游擊隊先後於貴池、兩河口、繁昌、永和洲、成德洲、江心洲之南港、湖口、貴池之十八家，及安慶上游之毛淋洲、唐家河等處，不斷反覆布放漂雷，先後擊沉敵艦艇，人員馬匹後勤物資，損失甚鉅。據統計我海軍布雷游擊隊，前後布設水雷8,000餘枚，長江兩岸裝設艦砲、野砲、山砲130於門，還巧妙地運用漂浮雜物(以亂麻、木片、鐵絲等纏殘住，?江漂下，去纏著敵艦船的螺旋槳)和布假雷(將木頭、竹子製成的假雷，混雜在真雷中一起布放，干擾敵人掃雷)等新戰法，把日寇打得暈頭轉向，一籌莫展。整個作戰期間，計炸沉日軍大型軍艦3艘、中型軍艦8艘、砲艦6艘、運輸艦32艘、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砲艇1艘、大小火輪1艘、小火輪4艘及其他小型船隻等



圖6：日軍打撈我國海軍布放的水雷
資料來源：〈<http://www.review33.com/chat/index.php?topic=20120528151846&item=&page=56>〉，檢索日期：2014/11/26。

114艘、傷亡日軍5,000餘人。³¹另外由於我國海軍游擊布雷阻敵戰略成功，使日軍海、陸軍無法配合，我陸軍免於受腹背之敵，才有第一、二次次湘北（長沙）會戰之獲勝。

敵因我海軍布雷游擊隊之威脅，曾數度宣布停航，並對我布雷根據地，發動多次之掃蕩，與掃雷行動，藉以恢復長江航道的通行。但因我海軍布雷游擊隊官兵忠義奮發，行動敏捷，敵始終無法防止我布雷威脅。³²雖然日軍採取飛機轟炸、陸上迂迴包圍的作戰方式，大舉掃蕩布雷游擊隊，還是無法殲滅游擊隊的布雷及對其後方交通線的破壞行動，一直到抗戰結束，日本艦隊始終無法從水道長江進襲四川重慶，我國海軍布雷游擊隊成功的完成拱衛陪都重慶的目的。³³

陸、結語

八年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犧牲最慘烈的一場禦侮戰爭，就我海軍來說，儘管艦艇總噸位遠不及日本海軍，但無論協力友軍作戰，或布雷阻止日艦進逼，或與日艦海上交火，我海軍官兵一再以「投身為國，以義犧牲」的精神創戰果、立戰功，讓日軍不敢輕視中華民國海軍的作戰實力，亦對我海軍刮目相看。而布雷游擊作戰，為抗日戰爭期間我海軍最英勇的作戰之一，³⁴此項非正規之海軍作戰，不僅開創了海軍史上的新戰法，而且有效地削弱了日本海軍的力量，振奮了民族精神，將永遠被載入史冊。

海軍強調「忠義」軍風與錨鏈精神，其用意即在告訴每一位身負捍衛海疆重任的官兵，護衛海疆是海軍至高無上的神聖使命。當年布雷游擊隊的官兵，不必艱險與犧牲，經常出沒在敵據點附近與敵封鎖線內，晝伏夜出，忍受飢餓，面對敵軍之嚴密監視，還要與遭遇到的敵人作戰。雖然有的遭敵人俘獲，慘遭殺害，有的與敵人戰鬥壯烈犧牲，但他們堅忍不屈奮不顧身，無所畏懼，一直將布雷行動堅持到抗日戰爭結束。³⁵顯示當時在海空軍兵力都比敵劣勢且物力維艱的惡劣狀況下，我海軍官兵，以堅苦卓絕、犧牲奮鬥的精神，運用各種簡陋、克難的方式進行布雷游擊作戰，阻擊敵軍的作戰。

布雷屬既廉價又有效的武器，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特性³⁶。是不對稱作戰中的攻防利器，具有「快速反應、自主質優、相對廉價、系統智高」等優點；更從我海軍抗日戰爭中布雷游擊作戰大放異彩，深植我海軍建軍規劃作為之省思。

1 何應欽，《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9月），頁300。
2 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92。
3 莊義芳，〈海軍與抗戰〉，《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年9月），頁234-235。
4 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張鑄勳主編，《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一紀念黃埔建軍90周年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4年9月），頁342。
5 同註2，頁90。
6 張秉均，《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之評述(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年1月），頁102-103、112。
7 同註3，頁30。

8 趙梅卿，〈長江中游海軍布雷游擊戰紀〉，《海軍學術月刊》，第21卷第7期，1987年7月，頁118。
9 虞奇，《抗日戰爭簡史(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7月），頁603。
10 同註8，頁110-111。
11 陳文凡主編，《國防大學慶祝抗戰勝利六十七周年紀念—國軍抗日戰史專輯》（桃園：國防大學編，2010年10月），頁5-1-18。
12 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 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1月），頁585-683。
13 同註2，頁91。
14 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6月），頁1291。
15 同註14，頁1293。
16 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560。
17 蘇小東，〈抗日戰爭中中國海軍的戰略戰術〉，《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1期，頁28-34。
18 國防部編，《國軍抗日戰史專輯》（臺北：國防部史編室，2005年8月），頁223-226。
19 同註17，頁235。
20 黃愷，《台海海上游擊戰》（臺北：高手專業，2009年6月），頁57。
21 同註6，頁106。
22 同註14，頁493。
23 同註14，頁1293。
24 〈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2012年2月26日，<
<http://202.43.195.111/search/srptcache?p=%E6%B5%B7%E8%BB%8D%E6%8A%97%E6%97%A5%E6%88%B0%E7%88%AD&fr=yfp&ei=UTF-8&u=http://cc.bingj.com/cache.aspx?q=%e6%b5%b7%e8%bb%8d%e6%8a%97%e6%97%a5%e6%88%b0%e7%88%ad&d=4723005109764288&mkt=zh-TW&setlang=zh-TW&w=m3i0PRhcC11jxgPMbKQ4QL6xPx76ZEgN&icp=1&intl=tw&sig=y01NX7v08qY2923Cc2uMqA-->>，檢索日期：
25 2014/11/26。
26 同註14，頁493。
27 同註14，頁497。
28 同註6，頁51-52。
29 同註14，頁508-509。
30 同註15，頁506。
李海元〈碧海寫忠魂：抗戰中鮮為提及的中國海軍(3)〉，《中華網論壇》，2008年9月9日，<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rzz/01/11044207/20080909/15077716_2.html>，檢索日期：2014/8/26。
31 方一戈，〈抗戰時期的水尚布雷游擊戰〉，《文史春秋》，2005年第2
32 期，頁32。
33 同註9，頁603-604。
34 同註20，頁58。
35 同註3，頁35。
楊宇安〈海軍浴血抗日 蔣師俊與盛共存亡彰顯忠義軍風〉，《青年日報》，2004年4月6日，<<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cCSN9Fhd8KFbqLRgMWauV9VINiKzQVc0%2bLQQsYOuKz3BmZFxUksK7EBsz1PEJNik2bE3NRZp1frPpZC1Abk%3d>>，
36 檢索日期：2014/8/26。
王志鵬，〈中共攻台實施海上封鎖潛艦先期布雷可能研析〉，《海軍學術月刊》，第39卷第3期，2005年3月，頁47。